

冬山瘦

□路来森

四时之景不同，各有佳趣。

冬日之山，山清，山瘦；山远，山硬。

山之清瘦，来自百草敛迹，来自草木凋枯。冬日，原先那些飞舞鸣叫的虫蛾，全然消失了。没有了鸣声，没有了喧闹，山野一片荒寂。树木凋零，只剩下瘦硬的树枝，枯败地截向空中，彰显着一份清冷的倔强。地面，草木干枯，荒草落落，干而黄的色彩，映目刺眼。一切的华丽，都已黯然退场。或许，会有阵阵的寒风吹过，满地的枯草，便发出近乎凄厉的声响；草，却是依旧硬着，伶仃而伤感。依然有鸟儿存在，多的是麻雀，花喜鹊，或者偶尔出现的几只山鸡。麻雀，瑟缩着身子，依偎在荒草中，寻寻觅觅地，在啄食那几粒草籽儿；花喜鹊，坚守在自己的巢巢旁，叫着，全然失去了那种居高

自傲的情态；偶或，会有一两只山鸡骤然飞起，匆迫的叫声，传得很远，到愈加衬托了这冬日荒野的寂寥。

一个人行走在山上，满目荒凉中，沉淀心中的，似乎，只有孤独，只有落寞，还有那一望无际的茫然。

若是落一场小雪，山，就变得愈加清寂了。雪，实在是小，还没有完全将枯草遮盖住，却是落满了草尖。清清白白，冷冷悄悄，让人生一份怜意。有小动物，从雪地上经过，草尖上，就留下一道清浅的迹印，像是一道未曾痊愈的寂寞的伤痕。有人，从山道上经过，身后，就留下一溜长长的脚印，一串一串的脚印，沿山飘逸而上，直到山尖上，然后翻山而去了。这样的情景，就禁不住让人沉思，让人怀想，想着那翻山远去的人，

想着跟在他身后的那一阵阵风。树梢上，也挂了雪，可是，经风一吹，雪，就纷纷扬扬地飘落了。如此的脆弱，落的，竟是那样叫人心碎。脆弱的阳光，照在浅雪上，便映出一圈圈淡淡的晕黄的光晕，很是迷离，很能让人，生发一份温暖的伤旧的情怀。

一个人，行走在这样的小雪的山上，一脚踢出，雪霰四溅。雪是清的，风是凉的，人的心，却有一种清冷的惬意。

若然在冬日，眺望远山，自是另有一番情趣。

眺望远山，冬日的远山，不仅清瘦，而且是：山小，山远，山硬。只因山枯了，像一个人脱去了他华丽的外衣，也就变得瘦小了；只因变得瘦小了，所以，远远望去，山，似乎也就距离我们愈来愈

愈远了。不过，山枯，倒也有它的佳处，岩石全然裸出，山，倒是更彰显了它硬朗的本质。我的居所的西南方，就是沂山。冬日里，我是常常眺望沂山的。我迷恋于沂山冬日的清疏和华彩。夏天的沂山，是一团的绿，黏稠得化不开，你根本看不清它的真容。冬日就不同了，特别是在晴朗的日子里，沂山的轮廓，尽收眼底。你甚至能看到那一棵棵疏疏落落的树木。那种清疏的感觉，带给你的，是内心的一派明朗。最是黄昏时分，晚霞洒满山顶，远远望去，沂山，是清疏中，溢一份烂漫。

那一时刻，对于一座山，你会禁不住产生一种神圣的向往。

大雪覆盖了沂山。沂山，就不仅是一座银白的山，而且是一座华彩的山。阳光照着积雪，积雪映着阳光，天地之间，炫然一体。远远望去，沂山，莹洁而明亮，绚烂而迷幻。它成了一座你看不透的山，它具备了神的特性。

那时，对于一座山的眺望，你实则是在作一种神性的膜拜了。

静时光

□邹娟娟

最好的时光，当是静的。

有人认为，静谧的世界，哪儿都有。黧黑的泥里，卧着沉睡的种子。和风吹过江，独留水汽。午后的病房，人们安静小憩。

这些都是旁观的静。譬如冰面相隔，冰上空寂，冰面如镜，但看看冰面下，水依旧汨汨地流淌，鱼儿仍活跃。

真正的静，藏在心里。落叶纷繁，我自坦然。五色流逝，我葆本心。水浪翻卷，我伧如石。

这份静属于安宁的心灵皈依。在熙熙攘攘后，在争名逐利后，在纷扰后，在沉郁后，奔赴一个完全静止的，消烦解忧的世界。然后，心如止水地，倚在那里。这样的时刻，是无法用言语直白表达的。

善读者，能悟。手持卷，目视墨色文字。不管斜阳平地，无论风撩小窗。就完完全全地浸入其中，如没于深海的鱼。

却冬日的寒冷。它们能开启一扇光明的门，让人心智透彻。有书陪伴的夜晚，是柔软的，安宁的。

善钓者，能久。握竿，眼观，耳听。水边多美景，碧草杂花，蜂蝶飞绕，偶尔一只飞鸟从水面掠过，漾出小小的清圆。有些钓鱼人喜欢心无旁骛地钓，保持安静的状态。稍有经验的垂钓者，能同时放好几根鱼竿，悠闲地候着。他们能凭水面冒出气泡，辨别出即将上钩的鱼。他们轻易不出手，就像兵法所言：敌不动，我不动，敌若动，我先动。每一次垂钓都是一次交锋，一次宽天厚下，以水为界的无声交锋。

在水边，即使不钓鱼，静静地站着，也会身心俱静。孔子说，智者乐水。老子说，上善若水。水，滋养了万物，是大自然的母亲。它可攀山越岭，有势不可挡的魄力；它可冲刷一切，荡涤污垢；它流经四方，汇聚江河，圆融兼并。

静谧的时光，也能不动声色地隐匿在喧嚣聒噪间。我曾在海边停留过一个下午，只是远望着那些小岛和与天相接的水面。周围的游客忙着拍照、嬉戏、捡拾海货，脸上洋溢着快乐。耳边，还有海水撞击石头发出的隆隆响。随着浪潮的涌动和快乐的人群，渐渐的，我抛却了原先的烦恼，内心如水，及至平静。

世间种种，或由境入静，或由静入境。那些静时光啊，就好像是慢镜头下的一帧帧画，悠远漫长、柔和安定，有直抵心底的力量！

总有些叶落直达心底

□曹春雷

从住处到单位，要穿越一片树林。这是片白杨林，隐着一条小道，少有人走，很静，但这正合我意，我甚至认为这是我与这片树林的缘分，就像史铁生所说的，“在人口密集的城市里，有这样一个宁静的去处，像是上帝的苦心安排。”

每次步行穿过时，我就会笃定地认为这片树林是为我而存在的，春天时，树们羞答答地绽开嫩绿的眉眼，给我看；夏天时，热情四溢地绿着，让我感受到生命涌动的活力。如今在秋天，它们又毫不吝啬，将绚烂的秋色展示给我看。

走在林间的小道上，仰头望去，有的树叶依然绿着，有的却已经黄了。一树一树的图案，色彩鲜明，在蓝天白云的背景衬托下，斑驳地美着。

有风来，黄了的树叶就会如一群纷飞 的黄色蝴蝶，扑簌簌落下来，落在我的脚下。有的还落在我身上。看树叶下落的全程，就像欣赏电影里的一个慢镜头——落，落，落，然后轻柔地，扑入大地的怀抱。这个过程，缓慢且优美。

有的落叶还很新鲜地黄着，拿一片在手上，可以清晰地看到那些纵横交错 的筋络——这是叶子的文字，记录着它与时光的一些秘密。

路上已经铺了一层干枯的落叶，踩

在上面，沙沙沙，仿佛蚕吃桑叶，温润有声。这总让我有种恍惚感，以为是踩在乡下老家院子前的那片树林里。那是片很大的白杨林，每到深秋，树林便成了黄色的海洋。我和小伙伴们踩着落叶奔跑，打闹，跌倒了也不怕，落叶厚着呢，是最柔软的地毯。

有时我们会各自拣一些落叶，掐掉叶子，只剩叶梗，然后比赛，看谁的更柔韧——将自己的叶梗与对方的交缠在一起，拽着自己的使劲拉，谁的断掉，谁就输了。如拾到特别好看的叶子，就揣进衣兜里，拿到学校夹在书本里，当书签。

那时家里做饭都烧柴火。我找一根细长的铁丝，拿到林里去串树叶。用不了多长时间，铁丝上就满满的了。将铁丝弯成一个圈，就成了一个金黄色的花环。看到家里的炊烟升起来时，就将“花环”挎在肩上，气昂昂地，凯旋而归。

一年又一年，树林黄了又绿，绿了又黄。我也如一棵树，在自己的春夏秋冬里，老去的日子渐次掉落，新生的日子扑面而来。

但总有些日子会掉落在心底，并不随风而逝，等待有一天我重新把它们捡拾起来，把玩回味——在那一刻，时光柔软，岁月芬芳。

荷塘“藕”记

□江初昕

秋冬季节，荷塘的荷叶失去了往日的风采，枯萎蜷缩在一起，在瑟瑟的秋风中“哗哗”作响。这是荷塘里的莲藕最肥美，到了挖莲藕的时候，冰冷的塘水也挡不住挖莲藕的热情。挖藕之前是要放干池塘里的水。放干水，就意味着“竭泽而渔”了。还没有来得及等荷塘里的水完全放干，我们就纷纷跳入冰冷的塘水中，拿起网兜、塑料桶三五成群就下到池塘里。那些鱼儿就搁浅在小水洼里，用网兜一捞，准能捞出些活蹦乱跳的鱼虾。鲫鱼最喜欢钻入泥巴里，一旦发现泥巴里有动静，就立即扑上去，双手往泥巴里一通乱摸，定能摸出一条鲜活的鲫鱼来。

等我们小孩子把荷塘弄成泥巴翻飞，满塘浑水后，大人们才穿上连体雨衣，随身带着一只小竹筏，下到荷塘边。首先用铁锹在塘里挖出一个豁口，就用双脚试探踩路。倘若泥下有了莲藕，就弯腰双手到泥里摸索，顺着莲藕长的方向，挖泥巴慢慢扒空，之后，小心翼翼的把莲藕往后拽，这样，整根莲藕就这样被挖了出来。莲藕深埋于泥水中，钻在泥巴里，陷得很深，必须清除掉上面的泥巴，还要轻拿慢提，这样才能保证整根莲藕不会从中折断。挖莲藕要有耐心，不能过于急躁。莲藕折断后，泥巴就会进入莲藕的孔眼中去，本是玉白色的莲藕里变得黑乎乎的，从而影响了整体感官。

在挖藕的时候，偶尔也会摸到泥鳅黄鳝之类的，挖藕人就把泥鳅朝岸上人群人多的地方扔去。也有恶作剧的，把半截枯荷杆灌满泥浆好，朝人群中甩

色。日光下彻，影布叶上，斑驳陆离，明灭可见，琉璃世界也。忆余幼时，随母至此，以一金叶，向日光，莹澈，秋意自觉，煞是可爱。

古刹北，人云佛来峰。立山脚，稍见“福山观音阁”。沿阶行，五百罗汉夹道迎。或长手欲触天摘日，或跳欲海捉鳖，或开怀笑语，或凭栏默立俯思，宛如真人。初见时，余四五岁，甚惧，藏于父后，不敢视之，今念之觉甚趣。

既登阁，东望，风光一览无遗，高楼林立者，莒城也。沭河殇殇若长袖飘舞，屋楼岗黑影魅魍似卧龙。举目望，万里晴空秋色静，碧云天，黄叶地，风过发梢，光拂于脸，乘柔情，似私语，于无边光景中，秋味生。

游人如织，伛偻提携，一年四季皆为景。尤以秋景最，福寿节是也。

将自己那一点朴素得不能再朴素，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芳香和美丽奉献给了这一片少有人知的山野里，或许，只有照耀着自己的阳光欣赏你；也或许，只有吹来的风儿将芳香带出去，但是终会在没有到达山外时就会散去。可是，一旦在这深山里落地生根，便再也舍不得离开这里，年复一年地为着季节的美丽而默默绽放和沉寂。

生出这些奇奇怪怪的想法的矿工或许并没有几个人，也许就只有我一个人而已，我的那些矿工兄弟们更多的是在用行动绽放着自己，他们不需要那么浪漫的联想，只需要用朴素来让每一天的矿工生活过得充实一些。

自从有了这种联想以后，我对野菊花就寄予了许多的美好念想，我会情不自禁的为它写上一首诗，也会情不自禁地为它拍上一组照片，还曾想为他填词作曲一首歌，名字早就想好了《花香如故》，可是，我却总是找不到灵感，我找不准用什么样的曲调才能准确地将野菊花山野的气息表达出来，还滞到现在我也只有感受，却没发表过。

今年的深秋来得很迟，以至于我差一点忽略了野菊花，但是它们终究还是开放了，虽然没有了往年的繁茂，而能如此艳丽地绽放已属不易，在这么干旱的日子，我真的不知道它们是用什么方式来吸收水分和养分，并让自己花香如故。

对于野菊花，我有了一分敬意，就像敬畏我的矿工兄弟！我很想采摘几株野菊花带回自己的办公室，伸出去的手，又收了回来……

铜官山

生命的乐章

苗青 撰

浮来山游记

□薛涵之

莒城西二十里，有山曰浮来。山有三峰，飞来、浮来、佛来。藏深海万年，浮现于世，故为省属地质公园也。

时隙也，逢银杏叶黄，施施而行。初入山，溪水潺潺，水尤清冽，竦然深碧，卧龙泉也。泉之阴，怪石嶙峋，松柏竹树苍翠，森布蒙密，石上有亭，郭老挥毫曰“文心亭”。泉之阳，耸立华人寻根馆。藏奇异根雕五十有奇，尤以“中华之根”，自然天成，叹为观止。“龙凤呈祥”“花果山”“千里马”皆栩栩如生，享誉天下，入上海大世界吉尼斯之最也。

复前行，遇古刹，飞檐翘首，雕梁

画栋，所得之北古作韵者，定林寺也。两庑一宫三院，五殿二堂。前为大雄宝殿，中为“校经楼”，乃刘勰校经处，《南史》：“定林寺经藏，勰所定也。”今为其生平陈列馆。后为儒、释、道三教堂也。

进寺门，人目皆黄叶，疑为银杏林，谛视一树也。树高二十六，围十五点七米，方言“七搂八拏一媳妇”。望形如丘，龙盘虎踞，冠似华盖，顶天而立，繁荫数亩。树碑立，诗萃集，留其先人之多题咏记铭。莒州州陈全国所立碑云：“此树至今三千余年。”

惠风和畅，上下一黄，目遇之而成

花香如故

□杨勤华

今年的天气干旱，有几个月都没有下雨了，深秋季节本来就很干燥，缺了水的土地上树木们、花草草们都有些打蔫，显不出应有的水灵来。

每天午饭后，我都要同广平兄沿着矿区山间的村村通道路走一走，放松一下自己。由春花烂漫到烈日当头，再到色彩斑斓，走过了三个季节，感受着大自然的变化，却并没有感悟到什么，只是觉着这日子过得不紧不慢，每天在繁杂琐事中挣扎。

忽然间有一天广平兄同我聊起了干旱的话题，这才让我惊觉起来，原来已经有许多天没有下雨了，难怪那天从微信上看到一则“干裂的土地上，四个人抬着一只硕大乌龟”的幽默视频。于是，我不由地将眼睛向道路的两边寻找干旱的证据。果然，那些水泥道路牙子旁边、菜地里，沟沟坎坎里生长着的荆棘和杂草们虽然染着秋天特有的黄色，却却是那种枯萎的黄，黄得没精打采，甚至颤颤巍巍。我有些惭愧，自己居然不问窗外事，连这么久久的干旱都忽略了。

不过，当我再一次带着某种愿望仔细细巡这些荆棘和杂草时，我的眼睛不自觉的跳动了一下，在荆棘和杂草从中间杂着一簇簇的金黄色的小花，甚至在路牙子旁边也有几株静默在秋阳下的金黄色小花。它们显得生机盎然，亮亮晶晶，蓬蓬勃勃，与周边